



歌声栖居的村庄

□ 郎佐民

绿毯怀抱里的村庄极静。风从坡上悠悠地吹过。

花苞沟又名花豹沟，位于岷县中寨镇古庄村东北部，一个小小的自然村。盛夏时节，整个沟里山花闪烁，绿茵似毯，一碧千里；点点村居横卧沟底，炊烟袅袅，静谧祥和；悠扬的洮岷花儿在空中飘荡，牛羊满坡，山雀啼啭，药香芬馨，似走进了一幅村居古画。

说是山沟，实为山坡，绵延百余里的大青山迤迤而来，与巍巍业力大山在此相遇，紧紧连接横亘起伏，生出另一种气势。这里毗邻卓尼县接壤地带，高寒阴湿的地理环境，适宜生长以当归为主的中药材。

抬头看，村庄都被薄薄乳白色的雾霭笼罩起来，错落有致的居舍像是裹上了一层神秘的轻纱，或浓或淡，氤氲朦胧。抬脚走，青山绿水间，因昨夜一场雨水的洗濯，视野明净，花草葳蕤，空气清新，路边嫩草上晶莹的露水不断滚进鞋帮。

缥缈的雾气抚摸着脸庞，感受着绣花针般雾雨丝丝凉凉的浸润，心里异常

愉悦纯净。大山深处的村庄被稠浓的药香浸着，连绵的山体被高度饱和的绿色包围，我们要到村庄里去寻访一位花儿歌手。

花儿歌手生于斯、长于斯，这片宽厚的土地滋养了她天籁般的嗓音。我们电话相约，要在她家乡的山坡上漫花儿、听花儿、采集音像资料……

推门，主人热情地出来迎接，屋子里茶壶正冒着热气。屋檐下、庭院里堆满了还没有来得及销售完的黄芪，一捆捆整齐地叠摆在一起。我们盘腿坐在炕上，话匣子也一下子打开了。

花儿歌手说，小的时候，她常常在坡地里割牛草、挖山药、牧着羊，为打发时光就一天到晚地唱花儿，有时唱得大投入，放的羊儿都跑丢了。

“大家都说我嗓音好，慢慢地，竟成了花儿歌手，于是就到各处花儿会场去唱，每次都捧回一个奖。”

太阳不觉在升高，开始热烈地照耀着村庄，远山挺拔的松树林里传来鸟儿欢快的鸣叫声。走出门，天空明净，棉花一样的白云飘在蓝天，花苞沟就像绿海中的一叶舟。鲜绿，是满山

的碧草；翠绿，是田禾的叶子；墨绿，是地里的药材。

眼前，几只蝴蝶翩翩起舞，用斑斓的翅膀舞动着夏的旋律；不远处，农户门前的空地上，几只鸡在啄食，菜园木篱上，爬满绿植，摇曳着几朵紫色的喇叭花；远处看，药田依次铺排，长势喜人；河沟边上，嫩嫩的水草恣意生长，阔叶的水荷花金黄灿烂、如梦似幻；脚下，平坦洁净的水泥村道，宽展展无限延伸，在村前盘绕去，隐没在山外。

油菜开黄花，大豆开紫花，还有白的蓝的胡麻花，粉嘟嘟的洋芋花！田间鲜花一朵朵、一团团、一簇簇，颜色各异，馥郁芬芳，在微风中摇曳出无限的风情，带着泥土亲切熟悉的气息开得无拘无束、自由任性。

花苞沟名副其实。

“花豹沟么牦牛沟，山高路远雾里头，想是怜儿路难走，早上喜鹊叫着门前头，我扶大门沿路瞅，你来把我心欢喜，就比馍馍蘸蜜头一口。”我们在村前山坡上边走边唱，羊群如白云，山风轻吹，歌声满山飘。

花儿是村民心底流淌的歌，听着悠扬的旋律，我恍然觉得自己也成了音乐中的一个音符。

行走在花苞沟，一路前行，一路打开，一路惊喜。山是平缓的，重叠的，起伏伏伏，绵延不绝。水是欢快的，这里就是它的源头，叮叮咚咚，一路欢歌，奔向远方。

人们在药田薅草，爽朗的笑声与拔起的杂草一同扬起。受大山滋养的人是幸福的，惠民政策的春风、大自然的智慧与当地居民的守护凝成山乡的蜕变。中药材产业让村庄变得熠熠生辉，村庄变了、人们的生活变了，一切焕发出新的耀眼光彩。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深入乡村的肌理，亲近自然的馈赠，静享生活的清欢，感受生命的美好，这里的每一缕风、每一棵草、每一寸土地、每一株庄稼，都令人迷醉、让人心动、使人留恋。

花苞沟，花朵尽情开放，歌声飘在山冈，药香弥漫村庄。岷县偏远的小村，守着岁月恬淡的时光，在寂静的时光里持续着自己的生长，正走向幸福的远方……

□ 李颖

椒香满川

眼，泪涕横流，此时唯有清水冲洗才成。没有艰辛的劳动，就没有沉甸甸的收获。摘花椒时，大家往往一边摘，一边说说笑笑，还有孩子在唱歌，有时说到可笑处，爆发出一阵大笑声。那时，有花椒树的地方，常常就有欢笑声和快乐的歌声。摘完花椒回家，椒香还留在衣服和皮肤上，麻麻的味儿好几天不散。

摘来的花椒晒在圆圆的大簸箕里，也晒在方形的塑料布上。平整的屋顶上、偌大的场院中、巷道宽阔处，是一片又一片晾晒的花椒。灼热的阳光下，花椒饱满圆润，鲜红欲滴，香气浓郁。一天下来，油滴滴的花椒干燥暴裂，红彤彤的色泽有增无减，还一粒粒裂开了嘴，露出白白的内壳和黑黝黝的籽粒。收获的时节，收购者们走村串巷收购晒干的花椒，而更多的花椒则运出省外，成了当地人青睐的调味品。

河滩的花椒和乡亲们的生活一样红红火火。现在，还建了加工厂，春日新发的椒芽变成美味的野菜，层层筛选的花椒变成一盒盒、一罐罐精美的礼品。还有人从椒籽中榨出麻香麻香味的椒油。椒香时节，每当我从故乡路过，常常见到人们采摘的身影，田间地头总是一片繁忙的丰收景象。

在故土上飘香的花椒，见证了故乡发展的进程，也见证了故乡人民生活的变迁。



秋雨初霁

□ 敏奇才

彻夜秋雨，清晨，初霁。

推开玻璃窗，清润湿凉的空气扑面而来。窗前，杏叶被雨水冲洗得清透莹润。通向大门外面的红砖走廊也被雨水冲刷得红润、清静，质地清晰。一只红嗓子的鸟儿，不知从何处飞来，嘎地落在了杏树上，抖落了晶莹欲滴的水珠。

暮空如洗，纤尘不染，极目处是一汪令人心醉的蓝净。望着高远而纯净的天空，顿时心旷神怡，心境也开阔辽远。吮吸着充盈各种花草香味的空气，脾脏都被清洗了似的，一派纯净、清静。

从屋檐下起飞的几只蓝鸽，在空中掠过，飞向远方。

山水百里

□ 武国荣

山乃巍巍，东西向站立，谓之密；水是汤汤，东西向奔流，称达溪。密山在侧，达溪河于滩。是所谓山环水绕，山水相依。

一直高崛的密山，一直不舍昼夜的达溪河。春以降，山是青翠，水是浑浊。夏以降，山是臃肿，水是清澈。秋以降，山是斑斓，水是透亮。冬天呢？山瘦了，草白了，部分河道结冰了。像一场雪来，山水一概，皆是皑皑色，像被一张白纸盖了，又像被一床定制的白棉被捂了。花在开时开，花在谢时谢。虫鸣亦有期，唧唧复唧唧。禽鸟择良木而栖，鹿兔逸佳丛而眠。有人家在连院而居，有人家独自而往。有人家在坦地砌围墙，有人家在山下或山中立木房。人们于田埂间播种、于阡陌间收获、于梢林间采集山货、于水草畔美地放牧牲畜、于村头路边叙说着新鲜抑或老旧话题。早晨有雾升腾，有麻雀叫醒村庄，有云朵飞过，有霞光

去一回天水

□ 子和

等闲了，就去一回天水

喊着银河一样灿烂的名字去看看那些古老的街道、梧桐以及那轮和街道、梧桐一样古老的月亮

吊桥依然摆渡着两岸橘子南来，花生北往隧道里穿梭着梦中的风只是上边再也没有呼啸而过的火车

等闲了，就去一回天水去看看那个名叫葡萄园的村庄去看看那个梦中醒来，堆满柴火、高粱、星星、月亮的村庄去看看那轮照亮故乡的月亮

等闲了，就去看看直到熟悉——熟悉到不会惊醒在梦里

火车穿过洮河

(外一首)

□ 孙立本

火车穿过家乡安静的洮河火车和一条穿过我们身体的洮河连在一起

火车穿过家乡安静的洮河生活像露珠，在明亮里发生改变火车穿过家乡安静的洮河温暖灯火，是人问鸡鸣的星辰火车穿过家乡安静的洮河一缕袅袅的炊烟，在大地上变得笔直火车穿过家乡安静的洮河火车带着露珠在草尖滚落的速度火车穿过家乡安静的洮河把我们呼啸的内心，风景一样展开

白塔山赋

山上有高屋建瓴的白塔与星星夜读书卷山下是坚韧的铁桥步行经过者，用它丈量时间的远近山上有白云洗过的天空太阳用它的的光芒编织织雨的丝绸山下是怀抱婴儿的母亲嗷嗷待哺的小嘴打翻爱的乳汁山上有罡风冲破的寂静树枝松开秋天里沉甸甸的果实山下是风吹百合的惊喜山上有照耀金城的一轮月亮打着灯笼走出楼台的殿堂山下是穿城而过的黄河经得起时光里满急或平静的轮回



百花

第 3267 期

金秋小院

〔油画〕

周绍举 作

陶瓷罐里白菜香(外一章)

□ 赵国宝

明明是瓷罐，怎能叫砂锅？喝完白菜汤，发现此物经过烟熏火燎，其上油渍、火烤的陈迹多多。才明白，每次用完，只是草草洗了罐子里面，很少顾及外面。

将外壁用热水冲冲，滴点洗涤剂，用钢丝球用劲擦洗，终于，瓷罐露出了本来面目。令人吃惊的是：瓷罐盖子上竟有“书雅”二字，瓷罐壁上竟画有一丛好看的兰花。瓷罐通身呈土白，放在餐厅灯下，竟能看到耀眼光芒。

原来，这是个好东西。读袁枚《随园食单》，始知“煎炒宜铁锅，煨汤宜砂罐”，于是在秋末冬初之际，这瓷罐又派上了用场。

霜拉过的白菜才好吃，我深信这个说法。冬初，落了一层薄雪或者顶着雪的白菜，才会香甜可口。宋代林洪《山家清供》记载一则故事：文惠太子问周颐曰，“何菜为最？”颐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菘”即白菜。

据《巩昌府志》记载，陇西的白菜有二，一曰莲花，一曰箭杆。取莲花白菜，切去根部，掰开用，用手撕下叶子，洗净，直接放入瓷罐清炖半个小时，白菜就烂熟。我的经验是，清炖白菜，只需用白菜叶，白菜帮子另作他用。待白菜炖得烂熟，撒点盐和胡椒粉进行简单调味即可。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即是在白菜汤中放入葱爆小海米。炒锅里滴入橄榄油，烧

热后，投入适量葱花、姜末、海米，炒出香味，一同倒入正炖着白菜汤的瓷罐，再煮三五分钟入味。

一罐清炖白菜好了，揭开罐子盖，一股清香扑面而来。清炖白菜汤就着一张贴饼、一碟萝卜干、一碗烫干丝当晚餐，舒坦极了。

韭花呈味

临杨凝式《韭花帖》，突被一句话打动：当一叶报秋之初，韭花呈味之始。助其肥胖，实谓珍羞，充腹之余，铭肌载切。

查了一下字典，“芹”，指的是五个月的小羊，泛指没有长大的羊。那个羊肉，一定很嫩、很香。尤其是，刚刚睡醒，腹中饥饿，有人送来韭花酱，就着刚煮熟的羔羊肉吃。贵为宰相的杨凝式，也不禁赞叹：实谓珍羞。而且，这味道让他“铭肌载切”，难以忘怀。

在我的老家，却鲜有人去吃韭菜花。韭菜花开了，让它自个开着去，直到结成籽，才会收了，以备播种。韭菜花开的时候，韭菜也老得不能吃了。

但在陇西城里，情形却不大一样。一到农历六七月，农贸市场上市尽是卖韭花的。我在城里生活了二十多年，从来也不知韭花有何好吃。曾吃过用韭花酱腌的豆角，味道不过尔尔；也见过有人在蒜罐里捣韭花，但终不知其做何用。